

每次都做好吃的豆腐很难,但必须坚持

山田洋次

■ 本报记者郑中砥



的爱情故事,家庭故事的洞悉与表达让他成为继小津安二郎之后,松竹映画乃至日本电影的代表人物。更难得的是,在传统的日本武士电影上,山田洋次也交出了《黄昏的清兵卫》、《隐剑鬼爪》、《武士的一分》这样高水准的“武士三部曲”。

“拍电影就像开饭店或者是开豆腐店,有一次做得难吃,下次顾客便不会再来,所以必须每次都做好吃的豆腐,这确实很难,但必须坚持啊。”山田洋次说。

**“寅次郎”与“家族之苦”系列
维系一个家庭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啊**

在山田洋次的作品序列中,有两个绕不过去的电影系列,那便是“寅次郎的故事”系列与“家族之苦”系列。

“寅次郎的故事”原本是山田洋次与富士电视台导演小林俊一合作的一部26集周播电视剧。每周四晚上,家家户户都守在电视机前等待着这位总在外游荡、无所事事、有点傻气却又善良可爱的寅次郎。

电视剧结尾,寅次郎被毒蛇咬伤意外身亡。播放结束后,导演山田洋次收到了一大堆观众来信,多半是气势汹汹地质问导演为什么要让寅次郎死去。这些来信让山田洋次意识到“寅次郎”的魅力。不久,电影版《寅次郎的故事》诞生了,当时年轻的山田洋次没有想到,这一拍就是几十年,拍到第50部。

影片中的寅次郎是一个“没有正式工作的人”,离家游荡-失恋-归家是他的日常生活轨迹。每部电影开场,寅次郎都会重复这句“我生长在东京的葛饰柴又,是帝释天的水把我养大,大名车寅次郎,大家都叫我‘疯子阿寅’”。上世纪80年代该系列影片曾引进国内,寅次郎和他的经典台词一起,成为了一代人的记忆。

山田洋次在“寅次郎”系列创作中灌注了他对家庭的理解,他为寅次郎设置了非常简单的家庭关系:没有父母,与叔叔婶婶一家共同生活,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妹妹名叫樱花。山田洋次借由这样一

个血缘关系较为松散却能够亲密相处的家庭,表达了“维系家庭关系的纽带不只是血缘,更多是需要每个家庭成员在心中把彼此当成一家人,努力相处”。

家庭成员之间如何相处,一直是山田洋次家庭类影片关注的重点。在“家族之苦”系列中,这种“相处不易”的理念处处可见,“随着时间的流逝,家庭成员之间的价值观产生了较大的变化和差异,这便产生了一个家庭的不幸与苦难”。山田洋次说出了他对家庭苦难根源的理解。

“家族之苦”,一个“苦”字,透出了家庭成员间相处的艰辛不易,“要维系一个家庭是多么辛苦的一件事情,而且也需要每一个家庭成员付出努力。”山田洋次说。

**我与小津安二郎
以匠人之心“坚持做好吃的豆腐”**

年轻时的山田洋次认为小津安二郎电影中缺少对真实苦难生活的书写,“并没有什么了不起”,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他越来越感受到了小津电影的力量,甚至最近仍在反复观看小津的作品。

山田洋次从影50周年的纪念作品《东京家族》翻拍自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从1953年小津安二郎的《东京物语》到2013年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两代日本电影巨匠在一甲子的时光中,用电影完成了一场关于家庭的对话。

上世纪六十年代之后,日本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日本人的生活逐渐西化,越来越远离了小津电影中曾反复描绘的传统日式生活,从榻榻米式的生活方式,变成了坐在椅子上的生活方式。传统的日本道德观和情感观都在发生变化,曾经朴素的生活观也开始有了奢侈的倾向。

从山田洋次的《东京家族》中不难发现他对这些变化的回应——无论生活方式和生活环境如何变化,家人之间的亲情仍然非常重要,相处也依然艰辛。

跨越60年的翻拍表达了山田洋次对小津安二郎的敬意。他常常在心中问自己,“如果小津导演现在还在拍片子的话,不知道他能拍出怎样的作品呢?那种小津作品中反映的日本独特的思想和独特的道德感会发生什么样的变化呢?”

小津安二郎曾这样评价自己,“我是开豆腐店的,我只做豆腐”。

同样的,山田洋次也认为拍电影与开豆腐店没有区别。导演必须要花功夫琢磨,确保做豆腐的水准,只要有一次把豆腐做得不好吃,下一次就卖不了了。“每天坚持做好吃的豆腐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但也是一件要不断坚持的事情。”山田洋次说。

恰是这种朴素的“坚持做好豆腐”的心态,保证了山田洋次电影的高水准。这种爱惜羽毛的匠人精神成就了两代日本电影巨擘,“坚持做好豆腐”确实很难,但值得电影人为之追逐奋斗。

一切完美设计。
**第一部韩国特效电影《汉江怪物》
工业电影推动电影工业**

崔容培对《汉江怪物》有着特殊的情感。在这部电影之前,韩国的特效行业并不突出,《汉江怪物》极大地锻炼了韩国的特效制作队伍。在与美国、新西兰等团队的合作中,韩国特效人才的专业能力得到了飞速提升,不夸张地说,《汉江怪物》为韩国电影历练出了一支高水准的特效队伍。

崔容培回顾《汉江怪物》拍摄之初,大量的特效都要依靠外国公司,但是随着影片拍摄进程的推进,韩国本土特效工作人员在向好莱坞与新西兰公司的学习中不断成长,渐渐能够独立完成一些特效的制作。

《汉江怪物》让韩国电影从最初想要做特效电影而不会做,到现在能够完全依靠自身的工业水准,独立完成高工业水准的影片制作。崔容培非常赞成高工业电影对一国电影工业水准能够发挥大力的提升与推动作用。

历史何其相似,今年初上映的《流浪地球》对于中国电影特效制作的意义,恰如当年《汉江怪物》之于韩国电影工业的意义。《流浪地球》在韩国上映后,崔容培前去观影,他被片中精良的特效制作所震撼,“技术非常成熟”,他评价。

采访中,崔容培提到了《疯狂的外星人》等影片,并透露当年在《汉江怪物》拍摄结束后,他一度与宁浩导演筹划合作《汉江怪物2》,但是最终因为种种原因未能实现。如今看到《疯狂的外星人》和《流浪地球》这样制作精良的中国电影,崔容培对中国电影的未来更加充满期待。“真的非常希望能够尽快与中国电影人合作拍摄电影”,崔容培说。

中国电影影响世界的时代正在来临

专访费多尔·邦达尔丘克

■ 本报记者郑中砥



被邦达尔丘克提上日程。
5月16日,借由亚洲电影展的契机,记者采访了这位堪称“中国电影通”的俄罗斯导演邦达尔丘克。

中国电影市场的高速发展令人侧目

从2013年至今,邦达尔丘克多次参加北京国际电影节及其他电影展映交流活动。这些电影节、论坛、影展、交易市场的规模之大、规格之高都让他咋舌。“在中国举办的电影节和电影交流活动中,不同国家的电影人进行非常高规格、大规模的国际交流。”

“每年至少来中国一次”的邦达尔丘克对中国电影市场的了解远超超记者的想象,他对中国市场的银幕数、春节档票房、新导演发展等诸多行业情况如数家珍。

邦达尔丘克清晰地记得,201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上映时,我国电影市场的银幕数是13000多块,这个数字对当时的邦达尔丘克来说,已经足够让他兴奋,但是他没有想到,短短6年间,中国电影银幕数已经超越6万块,一跃成为全球银幕数最多的电影市场。

在邦达尔丘克看来,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不只在银幕数量或是票房数字,更重要的是有一大批非常有潜力、有想法的新一代中国导演。邦达尔丘克曾经在合拍交流论坛上留意到一组数据,中国海外发行成绩优秀的电影中,青年导演作品的占比过半。“我非常希望能有机会与这些青年导演一同合作”,他表示。

自2013年俄罗斯导演费多尔·邦达尔丘克的中国电影《斯大林格勒战役》在中国上映以来,六年间他一直保持着与中国电影的紧密联系。2015年邦达尔丘克应邀成为第五届北京国际电影节评委,与诸多中国青年导演的相遇让他充满惊喜,更引发了他对中国电影与中国电影人的强烈兴趣。“到中国拍电影”逐渐

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开拍

泰国导演普拉奇亚·平克尧

■ 本报记者郑中砥



在拍摄动作片时绕不过去的两个名字。

对于泰国动作片导演普拉奇亚·平克尧来说,中国动作电影给了他很多启发和帮助。作为一位有华人血统的泰国导演,普拉奇亚·平克尧毫不掩饰对李小龙、成龙等中国动作电影人的倾慕之情,他将李小龙、成龙称之为“亚洲动作片的祖师爷”,坦言会在拍摄中让演员反复观看二位的电影,并向他们学习。

李小龙、成龙电影的重要魅力之一在于拳拳到肉的真实动作场景,这种动作理念深刻地影响了平克尧的创作,他要求演员们在拍摄中全部实拍,不使用替身、不借助特效,尽可能少地使用护具。这种拍摄方式对演员的要求极高,尤其是对于杀伤力很大的泰拳来说,演员既要表现出泰拳的狠厉,又不能给对手造成伤害,这对演员的动作力度和精确度提出了极为苛刻的要求,也在无形中增加了制片成本。

伴随着中国电影的高速发展,平克尧非常期待能够来到中国进行动作电影拍摄,以破解他在泰国拍电影经常要面临的资金不足的困境。

在他的《冬荫功》中,平克尧邀请中国演员金喜扮演玫瑰夫人一角。未来,他期待能够借力中国日趋完善的电影工业体系,与中国合拍动作电影。

**中国电影与俄罗斯电影
文化多样性的魅力**

像大多数人一样,邦达尔丘克对中国电影的最初认识来自于功夫片、武侠电影这些颇具中国文化特色的电影类型,而他对中国电影的认知也发源于李小龙、Jack Chen(成龙)等动作影片的代表人物。

独特的文化成就了中国武侠动作片在世界影坛上的独特魅力。从最初的被吸引到一点点深入了解,邦达尔丘克从武侠动作片入手,逐渐了解到中国的其他类型影片,关注到中国春节档的惊人市场容量,看到了一批如陆川、姜文、冯小刚等优秀的中国影人。“中国诞生了优秀的武侠动作电影,但绝不是只有这些电影,”邦达尔丘克说。

因为文化的独特魅力而被吸引,又由于文化的共通属性而深入交流。和而不同的电影文化魅力造就了不同国家之间彼此欣赏与对话的可能。中国与俄罗斯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前苏联电影也一度对中国电影产生深刻的影响。

面对不断发展的电影文化,邦达尔丘克认为俄罗斯电影创作者面临着与中国影人一样的困境。“我们应该按照什么样的路径去发展?是欧洲路径、俄国路径还是东方路径?”面对这些选择,在一次次文化交流与碰撞中,邦达尔丘克找到了答案,那便是坚持和而不同的电影创作道路,发挥各自国家独有的电影文化魅力,促进中俄之间的电影交流与合作。

当越来越多的外国电影片头开始出现万达、阿里、爱奇艺的厂标时,“中国电影影响世界的时代正在来临,”邦达尔丘克说。他将顺应时势,更加重视中国电影市场,期待与中国影人之间更为紧密的合作。

采访的最后,以拍摄战争电影、灾难片、科幻片见长的邦达尔丘克对中国已经出现和即将上映的如《流浪地球》、《八佰》这样的大制作影片表示赞赏,同时他也将自己的拍摄经验浓缩成一句话送给中国该类型电影创作者——做好万全的准备再开机。

**不同地域文化孕育不同的
动作电影**

动作电影并非中国独有,不同国家有着完全不同的动作电影。平克尧将不同的动作类型统称为“格斗防身术”,他认为这些格斗防身术的特点与当地的地域文化、气候等都有着紧密的关系。

中国地域辽阔,功夫多样,囊括了少林派、“南拳北腿”等多种不同的流派与技法,讲究的是强身健体,动作优美流畅。不同的是,泰国地处热带,泰拳源于战争时期,这些综合因素共同造就了泰拳火辣有力、简单狠厉、直击要害的动作方式。

一方面是对中国功夫电影的倾慕之心;另一方面,如何在中国功夫片之外开创出属于泰国动作电影的独特风格、如何确立自身的动作美学体系,是一困扰平克尧的问题。他反复研习泰拳比赛,试图从中提炼出属于泰拳独有的动作表现形式。在翻来覆去一帧一帧的观看与分析中,普拉奇亚·平克尧提取出泰拳的动作要素:用膝盖、肘关节快速有力地攻击。

找到了关键动作元素之后,平克尧在他的电影中大量呈现这种短促有效的攻击方式,集中传递了他对泰拳的理解。双拳紧握,双臂弯曲,双肘向外,抬起一脚弯起膝盖攻击的动作也成为《泰拳》中托尼·贾的标志动作。

作为一位经验丰富的动作电影导演,平克尧曾在他的《拳霸》中用长镜头实拍呈现了一段精彩的巷内打斗画面。流畅真实的打斗长镜头背后是平克尧与团队近百遍的设计与排练。他在摄影棚内1:1还原了一个完全一样的巷子,视频团队反复取点确认,男主角托尼·贾一遍遍确认走位,在棚内练好每一个角度,精确到每一个打击点和走位,最终达到了使用最少的护具和特效呈现出真实且极具观赏性的打斗效果。

对即将进行动作电影拍摄的电影人,“一定要做好准备再开拍”是普拉奇亚·平克尧的终极建议。

我曾与宁浩筹划合作《汉江怪物》

韩国制片人崔容培

■ 本报记者郑中砥

5月16日,亚洲电影展在我国北京、上海、广州、成都、西安五城拉开帷幕。数百位亚洲电影人来华进行影视文化交流,崔容培作为韩国影人代表来到北京。记者采访了这位曾与奉俊昊、金基德、洪尚秀、金知云等多位韩国导演合作过的顶级制片人。

**尊重导演个性
不同导演有不同的合作方式**

崔容培合作过的导演风格各异,制作的影片类型多样,既有《汉江怪物》这样强特效、高工业水准的商业类型片,也有《空房间》这样极具个人风格的艺术电影,还有《26年》这样改编自真实事件的电影……

不同作品有不同的制作方式,不同导演也都有各自独特的创作个性与创作理念,“自我、自信、个性鲜明、有创意、有想法”是崔容培对他合作导演的总体评价。尊重导演创作个性是崔容培与诸多导演合作的重要准则,作为制片人,崔容培擅长用不同方式与不同导演进行合作,寻找到双方的契合点,密切与导演配合。

金基德电影有着独特的个人风格,崔容培在与金基德合作《空房间》时,极大地尊重导演的创作个性,协调整个团队成员充分配合金基德,为他实现独特的美学追求。对整部影片不超过十句对白的创作方式也完全尊重和保留,最终实现了《空房间》极具个性的艺术表达。

崔容培与奉俊昊的合作在韩国电影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也是崔容培非常难忘的从业经历。他对奉俊昊不吝赞美之词,称其为“准备到极致”的勤奋导演。“追求完美”是崔容培对奉俊昊的评价,在《汉江怪物》的拍摄中,基于对导演的充分信任,崔容培尽其所能从场景、特效、服化道等多个方面为奉俊昊实现了

2006年韩国制片人崔容培与导演奉俊昊合作的《汉江怪物》第一次在银幕上用逼真的数字特效技术完成了韩国怪兽电影,也将韩国电影特效托举到亚洲前列,奠定了韩国高工业电影的基础。

很久以来,电影界一度认为功夫电影、武侠电影是中国独有的电影类型,对于其他国家的动作片导演来说,“李小龙”、“成龙”是他们